

原来可以等到你

作者：三文愚

目录

[Chapter 01](#)

[Chapter 02](#)

[Chapter 03](#)

[Chapter 04](#)

[Chapter 05](#)

[Chapter 06](#)

[Chapter 07](#)

[Chapter 08](#)

[Chapter 09](#)

[Chapter 10](#)

[Chapter 11](#)

[Chapter 12](#)

[番外之-好大的元宝](#)

Chapter 01

杜宝安电话打进来的时候，晚江正在KTV的盥洗间里吐得肝肠寸断。

她匆匆漱了口，支着站不稳的身子接起电话：“喂……那什么，申请消夜宅急送延迟，我这边一时半会儿恐怕还散不了。”

杜宝安呵呵两声：“申请驳回。冰箱里空得只剩下俩蒜头你让我啃桌角呢？”

“现在也还不晚啊！”晚江抬起腕表，“你要是实在饿得慌，不如去成记买碗牛……”

“嘟--”

在确定这是被挂线了的声音后，晚江脑袋里瞬间溜过一串无语凝噎+恼羞成怒的省略号。

杜宝安……

我要下毒我要下毒我要下毒毒死你这个令人发指的浑蛋……

胃里又一阵难受袭来，她爬回盥洗间继续干呕。

晚江酒量一般，除了工作上的应付，平时也不常沾，今天这样生猛地灌实在招架不住。公司完成了一个与国外某大牌合作的Case，老板麦祁拉了大伙儿庆功，晚餐没吃尽兴，索性又拖大家到KTV来。因晚江在这次企划中功不可没，伸到面前来的酒杯自然也就多。麦祁深知她那点儿浅薄的酒量，在一旁兄长般地挡酒，愣是没挡住大家打了鸡血似的兴致。

KTV里闹哄哄的，空气闷躁，本就昏昏沉沉的晚江越发难受。不知道是谁提议要玩“真心话大冒险”，她稀里糊涂就被拉去凑了数，等到晚江反应过来，啤酒瓶口已经对准她停稳当了。

大学时代的聚会，晚江和杜宝安一群人也经常玩这个游戏。杜宝安是个唯恐天下不乱，眼见鸡犬不宁才够过瘾的主儿，次次都选大冒险，整起人来也是六亲不认。而晚江每次都选真心话，鉴于无恶不作的杜宝安她着实是伤不起，所以选真心话准是没错的。

于是几轮下来晚江都保守地选择了真心话。

于是啤酒瓶又一次指向了她。

于是大伙儿不干了。

人事部一男同事拍着大腿表示不满：“晚江你可不能这样啊，你就这么提防着咱们呢，太伤人心了！”

话说到这份上，况且才多大点儿事，和着这醉意正浓恍恍惚惚，晚江琢磨着哪儿来那么多矫情，一痛快便说就来大冒险。

整人细胞天生低杜宝安好几个档次的男同事，考虑半晌也只是抛出个俗套的题目--给手机通讯录里倒数第三十三个人打电话说怀了对方的骨肉。众人唏嘘不已，纷纷对该同事智商上的无能表达了直接鄙视。

晚江掏出手机翻开通讯录，拉到最末尾，一、二、三、四……二十九、三十、三十一、三十二、三十三地数上去。

三十三--苏闻。

拇指按在键上挪不开，晚江不由得愣住。

长年累月，她几乎不整理通讯录，都快不记得还存着他的号码。而倒数三十二是母亲大学里的老教授，三十四则是前阵子合作过的客户，呵呵，真是绝境。

她多希望是自己看花了眼，单单盯着屏幕上的名字，迷蒙酒意更加上头。众人均是奇怪她的一言不发，有人连连喊了几声“晚江”，她才终于抬起头来，原本红彤彤的脸这时却煞白：“嗯？大冒险，对，大冒险。”

喊她的人是副总田恬，意会到她的迟疑，就说：“晚江，不方便的话，喝杯酒就算罚过了。”又转向那位开罚单的人事部手下，“是吧？”

谁知碰上个如此没眼力见儿的伙计，玩心一起竟连连摇头说那可不成。

耳朵里仿佛有蜂鸣，嗡嗡作响。有人在K歌，声线沙哑，晚江此刻听力混沌，良久才听明白是在唱：“不想让自己/活在过去的遗憾/问宇宙/他还爱我吗/这问题/早就有答案.....”

这时身边一个急性子的同事抽过她手机就拨了出去，晚江根本没有缓过神来，只是下意识地一动也不敢动。接通，是不能再单调的提示音，她心底苦笑，这一切混乱的发生，无奈又滑稽。

“嘟--嘟--嘟--”

漫长的等待接听，仿佛连接起这些年平缓的时光。她曾以为，王子和公主故事的结尾，是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。后来在一本杂志上读到一篇文章，上面写道：其实童话故事的结尾，也可以是王子和公主，各自过上了幸福的生活。

还是王子，还是公主，还是幸福。

只是各自幸福。

她顿觉幡然醒悟。王子和公主尚且如此，更何况是在俗世红尘里挣扎不堪的他们。

你我安好，便不如不见，不必打扰。对方仍未接听，晚江按下挂断，她低下头深呼吸，感到有温暖的力量正在回流，然后歉意一笑：“我觉得渴，想着还是罚酒得了，大家不会怪我吧？”

到这份上，在座各位多多少少都意识到了什么，那人事部男同事微微尴尬：“噫！什么怪不怪的，早知道你渴得慌，刚才我的那些罚酒你都讨了去多好！”

晚江抿抿嘴，端起满满一杯酒，田恬“慢慢喝”的话还剩在喉咙里，她却头一仰就干了。从来没有试过喝得这样急，呛得惊天动地，接着胃里一阵翻江倒海，然后报应就来了。

盥洗间。

晚江就着水洗了把脸，闭着眼睛琢磨，啧，人前装豪放这种丢人现眼的招儿，往后还是不要再尝试了。偏巧此时电话又响，她睁不开眼，俩手还沾着水。八成是杜宝安那货，想到刚才被恶意挂断就来气，本来大冒险一事就够她心烦意乱的了，碰见个这样的损友更觉悲从中来。湿漉漉的手掏出手机，晚江劈头盖脸吼过去：“又干什么啊你这浑蛋？”

那端鸦雀无声。

与之形成对比的，是整个盥洗间萦绕着：你这浑蛋.....这浑蛋.....浑蛋.....蛋.....

糟糕，不祥的预感，骂错人这种事需要死一万次吗？晚江睁开眼睛，水渍渗进眼眶，有一点点儿疼。她看到屏幕上显示的，是“苏闻”这个名字。

诧异、惊喜、惶恐、紧张……最后被一层又一层的心酸苦楚覆盖，难受得她整颗心一瞬间蜷起来。心里明明好不容易才平静了的波澜，如此这般是要人情何以堪。一段时间内，无数情绪劈头上涌，比想象中要难以控制，这怎么能够。

纵然万般开不了口，终究也不过是一句简单寒暄。

“苏闻，我是晚江。”

念到他名字的时候，她喉头发紧，觉得有必要为刚才的误会做个解释：“我以为是杜宝安呢，有些失态，不好意思啊。”

无奈对方依旧不吱一声，晚江有些窘，轻松揶揄的口气听来都不像自己了：“喂，我说你也不用不说话吧，咱们……好歹这么多年没联系了呢……”

而这回，她终于听见了那端轻微的鼻息声，随之是一把中低音式的男音，声音里浸着五分清明五分沉厚：“您好，请问您刚才是否打过我的电话？”

不对，这声音不对。

她呼吸一窒，试探地问：“是苏闻吗？”

“对不起，我想您打错了。”

这怎么形容呢。

就好像你在人群里看到一个多年未谋面的、年少时深爱过的人。你不顾一切追了几条马路闯过几个红灯，你心里想着，是他，是他。你终于拍到他的肩膀，你喘着粗气心律不稳，你笑着等待对方转身，却发现你认错了人。

如果你懂，就能明白晚江此时此刻的心情。

大学毕业留在B市工作，她不曾换过通讯号码。可是她是真傻，岁月、青春、回忆、爱恨，都是那般易逝，更何况区区十一位的数字。不是苏闻，不是他。也许很多年前就不是他，也许不久之前才不是他，总之，不是他了。

她发觉今晚真是狼狈极了，这么大起大落的确够刺激够折腾，边摇头边对着电话笑出来：“对不起对不起，是我搞错了，打扰了。”

“不会。”

“谢谢。”她吸吸鼻子，“那，再见。”

“再见。”

回到包间的时候，“真心话大冒险”已经散了，几位喝多了的伙计歪在角落里不能动弹。田恬拉晚江坐到自己边上：“怎么样，舒服些了吗？要不要先回家？”

她瞧晚江点头，就冲一旁的麦祁说：“你喝了酒不能开车，叫辆车送晚江回家吧。”

在麦田广告这些年，麦祁、田恬这对夫妻同晚江在工作上是默契十足的上司下属，私底下则是亲人般的友谊。麦祁应允，作势就要站起来，晚江忙拉住他：“得了得了大哥，不用这么费劲，我自己能行，你这个老板还是坐着镇场子吧。”

“我怎么觉得你不行？”

“我行，超级行的。如果觉得过意不去，那好办，要是我明天不小心迟到，你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

行个方便，就算弥补过了。”

麦祁一脸黑线地转过来：“想你是清醒了，说这么一大段话也不哆嗦，还能未卜先知地给自己要个免死金牌……”

晚江呵呵笑，麦祁伸手拍她脑袋：“到家给我们打个电话。”

田恬看着她走出去，只觉得那背影单薄，门一合就看不见了。麦祁搂了搂妻子，见她一脸担忧，便说：“要不我还是送送她？”

“算了算了，她那性子咱俩都了解。今天晚上不大对劲，她大概想一个人静一静。”

到家已接近午夜十二点，晚江拎着消夜，利箭一般冲进家门倒在沙发上挺尸。她与杜宝安合住，有门禁，晚江不敢轻易犯规，否则隔天准能接到来自家乡的慰问。

杜宝安擦着头发走过来，抬脚踢了踢沙发上装死的人：“我擦……尊敬的陆小姐，请问你还是我认识的那个一杯上脸、两杯微醉、三杯就倒的陆小姐吗？你这是开挂了吧，这味儿大得，能熏死一个连。你家陆老师和唐老师见你这副模样是该欣慰还是该心酸啊……”

晚江受不了她吐槽，指指桌上放着的消夜：“姐们儿，趁热……”

买的鲜虾云吞面，一个个云吞裹着虾肉白白嫩嫩，撒了一小把葱花，看着就小清新得紧。热汤又鲜，尝起来真真儿是要了亲命。杜宝安出了趟小差，回到家累得只差没散架。冰箱里空空如也，厨娘又不在家，在饿死和累死之间，她毅然选择了前者。这会儿吃到这般美味，果断没风骨地泪流满面。

真的不想动，可还是记起来要报告平安到家，短信刚发过去没多会儿，就收到了麦祁的回复短信，嘱咐她好好休息。其实到现在，这酒也已醒了四五分。她只是觉得累，以前通宵弄企划、搞创意，也没有这样疲惫。杜宝安从碗里抬头：“死了啊，哎一声。”

“……”

“喂？”

“渴。”

得，吃人家嘴短。一阵噼里啪啦的拖鞋声，杜宝安拉起她，把水杯递过去，然后又席地而坐对付那半碗消夜。晚江挪下来坐到杜宝安旁边，抠着地毯一角，自言自语：“我今天喝了好多好多酒。”

“嗯。”

“又玩了‘真心话大冒险’。”

“噢。”

“我选了大冒险。”

“哎？”

“我给苏闻打了电话。”

杜宝安顿了，如此一来，某人这副歇菜似的模样都有了解释。杜宝安吃干抹净，酝酿出一个饱嗝，问：“然后呢？”

“然后我挂了，然后他又打了回来，我以为是你，还吼了他，结果不是他。”

“……”

“看什么，我说完了。”

“你这是在绕口令吧……”

“不是，我们什么都没说。他的号码被回收了，早就卖给了别人。”晚江边说边站起来收拾茶几，弯腰时头发滑下来挡住了光线，整张脸隐在里面，杜宝安看不清她的神情。

晚江拿着碗筷就要走进厨房，被杜宝安喊住：“嗯？”

“你看，老天爷对你多仁慈。明知你一时脑热想不开，还是变着戏法阻止你上演万恶前女友这样的三俗戏码。是你赚了，姐们儿。”

晚江扑哧笑了，她知道这是安慰，尽管拐着弯涮了自己，但是她都明白。

“赶紧把头发吹干了去。”

说完进了厨房，没多久就响起了吹风机的嗡嗡声。晚江打开窗子，夜风温柔，拂面而来让人忽略伤痛。她想着晚上在KTV，有首歌很好听，等会儿上网下载下来；想着今夜星光璀璨，明天会是一个好天；想着有些人虽然难忘，但是难忘难忘，不过难，可终究忘。

当年陆晚江和杜宝安是一块儿考的A大。杜宝安一门心思学经济，晚江也是投自己所好选了广告专业。后来顶着名牌大学广告系优秀生光环毕业的晚江，让人大跌眼镜地选择了当时在业内起步不久的麦田广告。老板麦祁和田恬是曾经在英国留学过的小夫妻，毕业后进了英国一家顶级广告公司干了四年，然后放弃了这份旁人眼里极好的工作，一心一意回国艰苦创业。晚江就总是说笑，他们俩当年定是钱学森精神附体，一腔热血只想报效祖国。

以至于再被别人问起，麦祁都一脸正色地回答：“祖国需要我呗。”

后来他也问晚江，晚江只是笑：“你们需要我呗。”

现在的麦田广告可谓业内异军突起的典范，已是一块响亮招牌。麦祁和田恬凭借在国外打拼时累积的经验和人脉，近几年积极与几家全球规模的大型广告公司展开战略合作，从中获得了大量制作品牌产品的宝贵经验。当初和夫妻俩志同道合一块儿奋斗的好友，如今都已是公司元老，和一年年发掘到的优秀人才一起，组成麦田最坚强的后盾。

每当聊到这些，田恬就会像现在这样，揽着面前的曼特宁感慨：“八个人挤在二十平方米的屋子里，庆祝接到第一单生意，开心到直落泪。现在想想，竟然像发生在前世一样。”

晚江窝在柔软舒适的沙发里，打量坐在对面身形娇小的老板娘。五官小巧，皮肤又保养得好，根本看不出三十六七的年纪，偏偏说着老气横秋的话。

“不瞒你说，田姐，咱们部里私底下经常念叨，说认识麦田这么一群仗义的老板和同仁，是这辈子最骄傲的事了。”

田恬笑得欣慰，若有似无地扫了晚江一眼：“晚江，你来公司也有五年了，业绩漂亮，可以认真考虑点儿别的事儿了。”

好像什么都没说，但晚江倒是什么都听明白了，眼下只想糊弄过去：“田姐，你和大哥结婚十多年了，如今事业如火如荼，可以认真考虑点儿别的事儿了。”

田恬揉了揉纸巾就扔了过来：“让你学舌！”

上个月重新装修了房子，处理掉不少旧物，如今要置办些新的，一个人总觉得拿不准主意，田恬就拉了晚江逛街扫货。女人的钱果然是最好赚的，从下午茶的咖啡厅出来，晚江坐进副驾驶，扭头看后座上满满当当的大袋小包，如此感慨。田恬就不说了，光是晚江自己也拎了一大堆，其中还有从超市给杜

宝安买的两大袋食物。

路况还算顺畅，田恬开着车在市中心瞎逛，俩人有一搭没一搭聊着。时下正是三月中旬，春意酣浓，草木皆覆新绿。“春山暖日和风，阑干楼阁帘栊”，只有古人才有的雅致，现在的人都太忙碌，忙着工作，忙着拍拖，忙着生存。春寒料峭，风吹久了便觉得清冷，晚江想关上车窗，突然“咦”了一声：“田姐，停一下。”

“怎么？”

晚江认真瞅了一会儿，确定街边新开的店铺是她最喜欢的那家蛋糕店，直冒星星眼。噢我的上帝，她在胸前仓促地画了个十字：减肥什么的统统见鬼去吧……

副驾驶位上的人跳下车，打开后座门，把自己的东西拎出来：“田姐，我有件大事要去完成。放我在这里就可以了，你先回家吧。”

田恬一头雾水，但也随她：“好吧，小心些，Bye。”

晚江推开店门，嗅到香软绵长的芝士味心就酥了半颗。小时候总想着长大嫁给蛋糕师，什么都不吃，光吃蛋糕就好了。蛋糕模样精致小巧，冷藏柜里灯光调得极好，看上去简直是艺术品。晚江要了一个Chestnut Cream，店员仔细地进行包装。她伸手往包里拿钱夹，却蓦地就地呆住：包呢？

包呢？

冷静一刹又即刻想到，糟糕，包还在田姐车后座。肯定是东西太多，埋在各种包装袋下面没看见，拿的时候又忘记了。这下真是囧到家了，钱夹、手机、钥匙，统统都在包里。晚江愣在收银台还没想好对策，店员就顶着人畜无害的笑容，提示她应付金额。

强迫症在最不该发作的时候华丽丽现形。换了别人想着退了就好，陆小姐想的却是该怎么付钱怎么买到手。于是晚江笑得无比善良，对店员妹妹说：“姑娘，我突然有急事，手机没在身上，借你的一用行吗？”

那店员二话没说就从换衣间里取了手机来，晚江连连道谢。

店员们非常有素养地各执其职，没人打扰在角落里苦苦思索的某人。

什么是悲剧，晚江觉得这就是天大的悲剧。

她拿着手机，发现竟然回忆不起任何号码：杜宝安、麦祁、田恬……平时依赖惯了通讯录，从没刻意去记，冠冕堂皇的理由是她那成天搞创作的脑袋承受不了负荷，如今总算明白何为“自作孽，不可活”。

其实她记得一个号码的。

那号码在那个狼狈的夜晚之后，就被她删掉了。无论是与不是，留着它已没有任何意义。只是记忆有时太可耻，你以为无暇留心的，往往潜在思想触及不到的深层，根深蒂固，却在表面覆上风平浪静的幌子。

她像熟悉自己的号码一样，缓缓按出了十一位数字。和苏闻无关，对方只不过是个陌生人，这样想着，她竟然就拨了出去。

食物的诱惑会让人变脑残？

没想到这号码归属地仍是B市。

当下的晚江悄然变了心意，她都快忘了那份打包好的Chestnut Cream，满脑子只觉得这未知之人充

满了神秘感，专注到有人推门而入也没发觉。那人踏入店内没两步，握在手里的手机就振了起来。

来电显示是个陌生号码。

男人微微蹙眉，脑海里飘过一丝记忆，他接起来：“喂。”

还是那把男音，虽然只听过一次，晚江却记住了。她也搞不清哪里来的激动，只顾愣头青似的说：“您好您好！我呢，前几天打错过一通电话到您那儿，不知道先生您是否还有印象？”

可这问话才完，晚江即刻懊悔：任谁被人劈头盖脸莫名其妙地吼一回“浑蛋”，想必都是“余音绕梁三日不绝”。她闭上眼睛在心里默默捶胸，这开场已然败了一半啊……

“我想先生您必然记得我，呵呵。我在B市，您也在B市，我们都在B市，真的太巧了。”

对方太淡定，晚江尴尬症一犯，只好开始没有逻辑地乱扯：“还别说，缘分真是件有趣的东西，呵呵。您觉得……”

她背对店门站在角落里，声音不大不小，店里也不吵闹，不注意其实听不清晰，偏偏全入了有心人的耳朵。她自以为乐地维持着主旨不明的话题，完全没有意识到身后渐渐接近的脚步。听不到对方说话，晚江在进退两难之际，感觉肩膀被搭了一下。她转过头来，视线所及之处，依次是单色领带打出的交叉结、挺括的衬衣领子、线条消瘦的下颌、微微抿住的嘴唇和笔直高挺的鼻梁，最后对上一双陌生的眼睛。

他们身边有盏鹅黄色吊灯，一团细腻柔和的光，映在那对墨黑眼眸里，缩成微小的斑点。晚江有些走神，幸好对方镇定自若，却在一秒钟后，吐出一句让晚江哆嗦的话：“我们都在B市，真的太巧了。”

“……”

这恶俗的搭讪台词不是她刚刚说过的吗……

这把声音不是应该在电话里的吗……

这……

这TM到底是个什么情况……

晚江默默将整个身子转过来，机械地展示出一个友好微笑，伸出右手，一字一顿地说：“呵呵，这也太巧了。”

那男人将挂在右臂上的西服换到左手，礼节性回握：“缘分。”

晚江窘，敢不敢不逮着这些怂词儿不放……

他手掌干燥，带着奇异的温热，倒是她满指冰凉。

既然如此，晚江索性就将自己的境遇告诉对方，那男人听完，泰然地说没问题。他本是来提预订好的蛋糕，都说男人付钱时特有魅力，晚江觉得这话确实在理。此人身材颇长衣线笔挺，衬衣设计简式，细节之处却见考究。左腕上戴着一只表，款式低调不张扬，晚江不大懂表，但又觉得主人该是有品位。他五官周正，微微颌首，倒是个气质倜傥的男人。

她悄悄偏了偏脑袋，想找个更好的角度窥视，谁想他有感应似的瞧过来，惊得晚江连忙低头，尴尬地抬手直摸鼻尖。她转过身去欣赏漂亮的蛋糕，突然抓到一个念头，抬头对店员说：“请帮我把这个也包起来。”

她指着冷藏柜里最后一块Irish Coffee。

那男人接过找回的零钱，没有放进钱夹，仿佛顺理成章伸到晚江面前。

“你回家打车的钱。”

不是没碰上过好人。只是一个陌生男人如此细致周到，叫人如何不感激。他的眼神纯粹没有任何动机，就像是换了任何一个人，他都会这样做一样。晚江接过零钱，报以真诚谢意。

出了门，晚江将Irish Coffee递过去，说：“这个送给您。”

男人的目光落在纸袋上，尽管淡定，还是折射出小小的匪夷所思，他又询问似的看向晚江。

“那什么，我知道您现在肯定在腹诽我。不过没关系，今天真的很感谢。虽然都是您付的钱，但是我会把钱还给您的。所以这块蛋糕送给您。”这座城市四五点的余晖，映在晚江笑意满满的杏眼明仁上，泛着温馨的色泽。她应该是化了妆的，右眼角处眼线有些微晕染，但是不影响整副面容。他想事情的时候习惯性眯眼睛，这个女人其实算不上美。

只是……

他也没想好“只是”后面的内容。

晚江示意他接过，他竟鬼使神差地接过了，最后只说：“谢谢，算我请你。再见。”

对方迈开大步朝反方向离开，晚江不好追上去，便站在原地拔高声音：“谢谢！钱我会还您的！”

那男人走向停在路边的一辆黑色SUV。打开门，就听见副驾驶上的人喋喋不休：“高以樊，让你拿个蛋糕还磨磨蹭蹭的。我以为你不是去取蛋糕，倒像是取经去了。”

“扯淡。”他坐进来，“拎着，弄坏了粤粤会闹。”

“嘁，我跟你同居这么久，也没见你对我这么好啊？”

高以樊懒得理他，发动车子。陈元一早已习惯他的无视，拿着另外的一个纸袋问：“这个哪儿来的？”

按高以樊那臭性子压根儿就不会买甜食，驾车的人打过一个方向盘：“送的。”说完又暗暗奇怪，他买的，可的确又是她送的。

“你不爱吃。”

“你随意。”

陈元一哈哈，笑声年轻明快。他将蛋糕从纸袋里拿出来，顺道还抽出一张木质纸签。压印着奇特的暗纹，打开来是立体烫金的一行英文，极简而精美，他饶有兴致地念出声：“True love won't disappear……”

那一串英文单词气流般滑入耳道，大脑在下意识间将其自动翻译成简明扼要的释义--真爱不会消失，它永远在等候，也许下一刻就会出现在你面前。

遇上红灯，车停下来，高以樊伸过手把那块蛋糕重新放进纸袋里，转身放到后座。

“哎？干吗啊？我要吃了啊。”

食指在方向盘上一下一下地点着，高以樊不咸不淡地说：“我突然想自己解决。”

“真是够了！你TM逗我玩儿呢？”

“我乐意。”

“……”陈元一压着满腹粗口接起电话，“喂！对，在路上了。岑姐！我告诉你，高以樊TM的不是人……”

高以樊望向被车窗框成四边形的景，把耳边某人滔滔不绝地控诉权当空气忽略掉。以前没有留意，原来落日之际的苍穹与云，是这般动人心魄的瑰丽。斜阳暖了半边天壁，也仿佛暖了谁的心。他想到离开时那女人说的话：钱我会还给你的。

想怎么还？打算怎么还？

绿灯一起，打断他的旁骛。车子重新汇入车流，绝色夕阳之后，该是夜的妩媚和醉迷。

其实，高以樊完全低估了陆晚江。

且说粤粤见到高以樊时，居然没有以往那般兴奋跳脚，平时门一打开准能遭遇的抱大腿，今天落空了还真不习惯。高岑住的公寓电梯紧急维修，十五楼爬得两个男人也暗暗喘气。

高以樊踱到沙发边，将趴着生闷气的粤粤抱到腿上：“怎么了？今天是你生日。”

小屁孩儿噘着嘴，嘴角能挂上俩水壶，也不抬眼瞧他。孩子脑袋上翘着一小撮头发，他想要轻轻抚平，可举得和怀里的小孩儿一样。粤粤伸手抓住高以樊的衬衣领子，他前倾着配合，那小小拳头攥着，仿佛受了天大的委屈，一开口稚嫩的童音也变调：“妈妈，妈妈是坏人……她就要我穿裙子，可是，可是……”

高以樊看他仰起肉乎乎的脸蛋儿，眼眶都红了，急得鼻翼一张一歛，生生忍住才没笑出来：“你妈从小就爱那样玩儿。”

倚在门边捣匀呼吸的陈元一拎着蛋糕走近，将粤粤一把从高以樊腿上抱过来：“来！一块钱舅舅抱抱！小祖宗生日快乐，让舅舅香一个！”

粤粤摸摸被陈元一狼吻的脸颊，睁着圆溜溜的眼睛问：“以樊舅舅说的是真的吗？”

陈元一颠了颠怀里的宝贝，暗叹其母恶劣：“真的真的，你妈可劲儿坏了！从小就爱折腾咱们男子汉，舅舅们都遭过殃。”想到高岑以前的斑斑劣迹，陈元一简直恶寒。

高岑正两手端着菜从厨房里出来，辣炒蛭子和糯米蒸排骨，后者是高岑的拿手菜。陈元一老远就闻见菜香，只想把刚才的话全吞回去。高岑摆好菜盘子，不动声色地往他们这儿看了一眼，什么也没说就回厨房去了。

高以樊径自打开电视，随意翻了个财经频道看着。

粤粤从陈元一怀里挣扎着下来，跑到高以樊身边依偎着，然后指挥他换了动画片。

某人立在原地，右边额头有斜线三条。

高以樊到厨房打下手时，陈元一还在客厅里开导一个四岁的孩子。砂锅里煲着丝瓜黑木耳滚咸蛋豆腐汤，热气氤氲。高以樊卷起袖子洗干净手，就着案板上的葱蒜切起来。他想到粤粤，问高岑：“你何必……”

高岑正在整理流理台，朝他不咸不淡瞥一眼：“呵呵，从小除了岳宁那小尾巴跟着我，咱老高家就尽是你们这些带把儿的臭小子。三天不打上房揭瓦的货，逮着你们玩玩还记恨了二十多年，现在我玩我自己生的，你管不着。”

吃饭的时候，陈元一表现得很是识大体，糯米蒸排骨隔了他有点儿远，愣是没敢动一筷子。粤粤那

欢迎访问：电子书学习和下载网站（<https://www.shgis.cn>）

文档名称：小说：《原来可以等到你》三文愚 著.epub

请登录 <https://shgis.cn/post/1429.html> 下载完整文档。

手机端请扫码查看：

